

# 追寻阳光的心灵之旅

——评鲁宾娜的长篇小说《在街道阳面》

孔霞蔚

吉娜·鲁宾娜(Дина Ильинична Рубина)是当今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境外俄语作家之一。她是从苏联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俄语是她唯一的写作语言。1953年,鲁宾娜出生在塔什干,1977年毕业于塔什干音乐学院,1984年随家人迁往莫斯科,1990年举家迁至以色列。鲁宾娜十六岁开始发表作品,二十三岁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至今已出版三十多部小说集,重要作品有《双重姓氏》(1990)、《救世主即将来临!》(1996)、《邦捷维德拉丛林的最后一头野猪》(1999)、《在上马斯洛夫卡大街上》(2005)和《在街道阳面》(2006)等。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

鲁宾娜爱自己的国家,对俄罗斯也怀有特殊的感情。她说:“当我在这里,在俄罗斯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作家。而当我在以色列时,又觉得自己是个地道的当地居民。”鲁宾娜不仅写自己熟悉的以色列和俄罗斯的故事,因为酷爱旅行,她还常把所游历过的不同国家、地区居民的个性特点、风俗习惯也写进作品里。鲁宾娜的小说贴近生活,多讲述身边的故事,看似淡然的叙述中不乏宛曲之处;语言生动洗练,具有独特的讽刺意味。鲁宾娜受到俄罗斯读者的关注,源于她移民以色列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救世主即将来临!》。这部小说由多个短篇组成,讲述了俄罗斯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后的生活,包括他们对新环境的艰难适应过程,以及在新的生活道路上所遭遇的各种或荒唐可笑或可悲可叹的意外事件。小说用优美雅致、不落俗套的语言对人物的姿态、表情细致描绘,赋予每个人物以鲜明的个性特点。

《在街道阳面》于2006年推出,获得了当年俄罗斯大书奖第三名,并入围

俄语布克奖短名单。这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二十六年,被俄罗斯文学评论界称作“马赛克式的小说”、“史诗小说”和“如歌的小说”。对于这部“难产”的作品,鲁宾娜本人的诠释是:“确切地说,《在街道阳面》是一次心灵之旅,是对业已消逝的城市的追寻,寻找失落的遗迹,寻找逝去的青春,寻找远去的城市,因为塔什干曾经是我的城市,那里曾经有杰出的文明。那种文明已经沉落,沉落到了大西洋底。而我,像一个蛙人,现在就要潜入那里,去拾取文明的残片,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那里出生并长大的人,只有我有能力保留那文明的一些残片,使它免于彻底消失。所有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书写自己,不过,为了让这部小说抓住读者,让他沿着小说的轨迹行进到这座城市早已不复存在的街头巷尾、花园广场,我虚构了一段足以令人眩惑、足以打动人心、足以引人注目的历史。”

小说的主人公是卡佳和薇拉母女。母亲卡佳的命运曲折,充满悲剧色彩。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卡佳失去几乎所有的亲人,被疏散到塔什干。在与她相依为命的兄弟死后,卡佳不得不独自面对严酷的生活。在战后的饥馑年代,为了生存,她像头小野兽一样,龇出利齿去夺取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在命运驱使下,卡佳不幸沦落到小偷和骗子中间,学会了坑蒙拐骗偷,后来甚至成为毒枭。薇拉是她同一个贩卖钟表的骗子所生。薇拉出生时,卡佳已同钟表匠分手。来不及享受父爱的薇拉在母亲那里同样没有得到关爱。所幸母亲的贪婪自私和冷漠无情并没有对女儿产生决定性影响。母亲的疏离无意间反而成为薇拉内心纯净、善良的保证。薇拉酷爱绘画,自幼就显示出超凡的创作天分。此外,更为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几位甘愿为自己献出生命的



吉·鲁宾娜

善良男子。他们被薇拉对绘画艺术的衷心热爱和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深深打动,悉心呵护这朵带刺的奇葩,每个人在薇拉的生命中都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薇拉刚出生,尚在产院中,就有一位伤残的男护工希望领养她做女儿,但母亲卡佳出于自尊而严辞拒绝。少年时代,薇拉遇到了嗜酒如命却博学多识的米沙叔叔,后者甚至为了让她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娶了她那乖戾的母亲。米沙叔叔为薇拉开启了通往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窗口,自己却遭受不幸,成为卡佳逃避重罪的牺牲品。当卡佳面临被起诉贩毒罪的危险时,她砍伤米沙,从而狡诈地以伤害他人罪被捕入狱,客观上大大减轻了本应受到的惩罚。薇拉遇到的另一位“贵人”,是她的初恋情人——残疾人艺术家斯塔西克。在斯塔西克的辅导下,薇拉考取了美术学校,而斯塔西克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列瓦是薇拉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他一直暗恋薇拉,像对待孩子般关心她,为她的前程出谋划策,并介绍她结识了一位有钱势的德国人,后者娶了薇拉并帮助她在艺术界获得了巨大的知名度。列瓦后来移民美国,成为百万富翁。当薇拉同德国丈夫的婚姻亮起红灯走向终结后,列瓦终于鼓起勇气,向薇拉袒露心扉。此时,遍尝人世间悲欢离合的薇拉再也不肯与幸福擦肩而过,与列瓦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薇拉醉心创作,却不肯出售自己的画作。当她知悉母亲生命垂危时,决定返回塔什干同母亲见最后一面。途中,薇拉偶遇母亲在列宁格勒时的一位邻居大妈。从她那里,薇拉得知了母亲一家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时家破人亡的惨剧,并了解到母亲家族的秘密:原来,薇拉的外祖父本是贵族,为了逃避被镇压的厄运,使用了一位已故军官的身份证,永久地隐瞒了自己真正的姓氏和贵族出身。这件事甚至连母亲也从未知晓。薇拉发自内心地怜恤遭受太多不幸的母亲,她回到家乡,原谅了母亲。母亲已奄奄一息,却似乎在等待着女儿回来同自己道别,等待着向女儿忏悔……

小说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母女两代人的冲突。母亲的功利主义与女儿的精神追求互不相容,并形成恶与善的对垒,但作者最终找到了使双方悔过和相互谅解的幸福结局。薇拉——这个在街头长大、缺

乏父母之爱、从小挨饿受冻、衣衫褴褛的女孩,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只留下小小的缝隙,让那一缕美得眩目的艺术之光照进来。她就像一株纤细柔弱却无比坚韧的花茎,穿透厚重的沥青,在街道上破土而出,迎接灿烂的阳光。或许,这种不屈不挠、对阳光下真理的执着正是鲁宾娜要展示给我们的。薇拉的母亲卡佳在作品中几乎被塑造为无恶不作的恶的化身,但作家在笔触间亦流露出对她的同情,把她的堕落归结为时代、战争的影响,结尾部分对卡佳身世的揭示更增加了这个形象的悲剧性色彩。

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塔什干,是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苏联时代,在这座时常赤日炎炎的城市里,生活着近一百个民族的居民。同主人公卡佳一样,鲁宾娜的父母也是在二战中被疏散到这里的。鲁宾娜生于斯长于斯,对塔什干的深情自不待言。正因为如此,她笔下的这座城市才显得格外真实,被评论家们称为“重要的主人公”。小说对战前、战后及稍晚些时候的塔什干进行了笔法细致而满怀激情的描述,夹杂着作家母亲等老一辈塔什干人对这座城市的回忆。小说中,薇拉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塔什干,是座独一无二的城市,生机勃勃,富有特色,比苏联治下的其他地域更为自由,是艺术家、小偷、吸毒者、劫匪和犹太叛教者的天堂,是乌兹别克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鞑靼人等叫买叫卖、相互争执、吵闹欢笑的露天市场,是不同出身、不同民族的居民共享温暖阳光的地带。书中很少提及后苏联时代的现代化的塔什干。二十年后,当薇拉返回故乡时,她体验到的是失却记忆中之故里的怅然。可以说,鲁宾娜用这部小说来再现童年记忆中美好城市的尝试是成功的。整部小说弥漫着怀旧色彩,对塔什干的街道、市场、人物的描写就像一帧帧退色的老照片,久远而珍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



《在街道阳面》封面